

一个高大英俊的年轻人，寡言，略带笨拙，但是异常真诚。

他赤裸的眼神闯进了她的防线，

她几乎立刻想要逃开，可她犹豫了。

他对待珍宝一样捧着她的稿子，语气带着年轻人特有的生动和侵略性。

你写得真好，他说，

孤独又渴求，

——和你一样。

低俗小說

Cigarette No.13

剧本是叶秋写的。

这是一个有关偷窥的故事。道貌岸然的上班族，一到晚上，就拿着望远镜到阳台上去偷窥对面楼住户的生活，一连几年。直到有一天，在他偷窥的时候，他感觉到了来自对面楼的视线。

剧本基调压抑，但也穿插其他元素；要让配乐在其中取得平衡，对作曲家是很大的考验。周泽楷把剧本反复看了一周，看到快要背下来，才敢在纸上写下几个词：情色，荒诞，犹疑。他写了小样，给乐队试奏。试奏了十几个小节，周泽楷叫了停，困兽般在排练厅里来回地走。

“不好，不好，不好。”他重复。

“哪里不好？”指挥问他。

“不够……”周泽楷脸红了，“情色。”

指挥颓然放下谱子：“周老师，您来讲讲怎么才能奏得情色？”

周泽楷把剧本递给指挥。剧本被摩挲得泛黄了，上面用荧光笔密密麻麻画着线，旁边铅笔字注释：*piano, pianissimo* 和滑音，压抑的、不暴露的情性感。

指挥问他：“让弦乐模仿，呃，呻吟？”

周泽楷的脸彻底红了：“嗯。”

调整后的乐队音响仍然不能使周泽楷满意，他开始思考是不是自己的谱子出了问题。情色，荒诞；情色，荒诞；情色，情色，情色。周泽楷把这些词写满了整张草稿纸，但他能想到的任何对情色的印象，全是干巴巴的，带着大龄处男的干涩无趣。他再回头去翻叶秋的原稿，普通的用词，普通的分镜，但就是在荒诞和恐怖中，弥漫着一股绵延不断的情性感。

周泽楷给片方打了电话，要求他们提供叶秋的联系方式：他想和叶秋面谈。剧务嘿嘿地苦笑着说：“周老师，实在不好意思，叶编剧没给我们留电话。您要想找他，只能去他的工作室。”

周泽楷拿到了叶秋的地址。晚上他失眠了，他摸出枕头底下的手机，在网上搜索叶秋的名字。叶秋的电影都很出名，可叶秋不出名。词条上全是同名同姓者的光辉事迹，而轮到他要找的那个叶秋的时候，只有一串作品名字，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

搜不到叶秋的照片，周泽楷开始躺在床上冥想。他喜欢这个过程，有时候他偶然得到灵感，就从床上弹起来，在谱纸上创作到凌晨。而今天他冥想的事情无关音符，他在想象叶秋。叶秋的每一个字都是线索破绽，引领他在迷雾中摸索他。

周泽楷躺在床上回忆叶秋的剧本。夜空深蓝，没有月亮。老式六层居民楼，墙是米白色的，已经旧了。不同的窗里开着不同颜色的灯。男人拿起望远镜，向对面楼的三楼看。他看见了对面三楼的情侣在开着灯做爱。女人扬起脖颈，发出无声的呻吟。他看着他们忘情的丑态，在心里作呕；可是他勃起了。

他咀嚼着这些词句，句子短小，词语克制，表述简洁，用色清冷。周泽楷想象中的叶秋是一个沉默略带神经质的人，外表和谈吐是普通的，内心却有无数勾回。又或者他的经历太过复杂，看得太过透彻，能把最诡奇的人生轻描淡写成三言两语。

周泽楷又想起他在纸上写下的对叶秋剧本的印象。情色，荒诞。叶秋对性的描写露骨到坦然，又遮掩到让人心痒。叶秋的眼神是什么样的？叶秋的嘴唇是什么样的？是放荡世故，还是天真纯洁？周泽楷拨开文字的迷雾去窥探叶秋，却只看见又一团迷雾。

他在昏昏沉沉中想起明天要去见叶秋的事，于是他睡着了，连梦里都是一团迷雾。

周泽楷在简陋的工作室里见到了叶秋。叶秋既不沉默，也不神经质，和他想象中的判若两人。他穿着大了几码的黑色上衣，苍白的肩颈大片露着，脸上懒散的笑容若有若无。

“小周是吧？”叶秋说，“请坐。”

周泽楷听见自己脑海中的轰响——这种轰响连他还在音乐学院上学时，琴房的一架钢琴被搬家公司的师傅摔在地上发出的那种轰鸣都比不上。*男人拿起望远镜，向对面楼的三楼看。他看见了对面三楼的情侣在开着灯做爱。女人扬起脖颈，发出无声的呻吟。*这些词句是他面前的这个人写的，这个皮肤苍白、笑容懒散的人写的。他不禁嫉妒地想，他写的是他的真实经历吗？他也和别人在房间里开着灯做过爱吗？他不知道。他知道的只是网页上贫瘠的词条，和夜半的一些荒谬的妄想。

周泽楷沉默地坐下了。

叶秋很放松地靠在椅背上，脚蹬着地面，椅子一晃一晃：“有什么不明白的？”

周泽楷想了想，说了自己觉得最难把握的一个场景：“主角第一次偷窥时配乐的意境。”

叶秋反问他：“你觉得他用望远镜看见了什么？”

周泽楷看着眼前的叶秋，满脑子都是叶秋。他听到叶秋问自己，他用望远镜看见了什么？

*他看见了对面三楼的情侣在开着灯做爱。*

周泽楷拿着望远镜在看对面的楼，对面楼的房间里还是周泽楷。周泽楷看着自己在黑夜里亲吻叶秋，嘴唇牵引着唾液，发出压抑的水声，其他的就顺着嘴角淌下去。

灯开着。叶秋趴在窗台上，被周泽楷顶得一耸一耸，肩颈在月光下更加苍白。啊，啊，嗯，他虚弱又满足地呻吟着，腿间的水迹被灯光照着，缓慢地流下去。小……小周，小周，他轻声地颤抖着叫周泽楷。周泽楷把耳朵凑近叶秋，听见他说：小周，把灯关上。他被他压在身子底下，说话却还是要带上命令的口吻。

灯灭了。对面楼的周泽楷看不见叶秋了，可是叶秋身体里的周泽楷看得见。他把他抱到床上，从后面进入他。黑暗里他看不见叶秋的脸，一切都静默了，只听见克制的呻吟和放肆的水声。周泽楷想象自己是一条鱼，海水包裹着他，在他周身起伏，让他的动作变得迟缓而轻松。

涨潮了。叶秋挣扎着想要爬起来，周泽楷歪头望着他，却被叶秋揽住了脖子。叶秋的声音嘶哑低沉，像海妖的歌声。他说：让我来。

周泽楷忘了堵住耳朵。他被海妖迷惑了。

他被叶秋按倒，看着叶秋跨坐在他身上，扬起脖颈，吐出悠长的呻吟。太深了，叶秋说，声音如同喘息，小周，你知不知道外面有人在看我们？他狡黠地笑着，再深一点，让他只能看着干着

急……啊。他短促地叫了一声，抓住周泽楷扶在他腰侧的手，伏在周泽楷的耳边喘着气，叫着他的名字。他说——

“小周。……小周？”叶秋叫他。

周泽楷悚然从想象中惊醒。他已经半勃了，可是叶秋没有看见。叶秋用他想象中亲吻过他的嘴，问他：“你走神了？”

周泽楷的脸又红了。他嗫嚅着摇了摇头，靠近桌子，好挡住叶秋的视线。

叶秋的手指在桌子上无声地敲了几下。周泽楷看着他的手，在他的妄想中叶秋用这双手抚摸过他的腰和肩颈；而现在他的手无意识地顺着桌面划动，木头桌面因而有了一种皮肤的质感。

“小周，要专心。”叶秋无奈地说，声音里仍然带着命令的口吻，“刚刚说到哪了？我问你他在对面的楼看见了什么？”

周泽楷沉默地点点头。

“你觉得呢？”叶秋问，声调上扬如同挑逗，“你觉得他看见什么了？”

周泽楷说：“别人的生活。”

叶秋的语调循循善诱：“为什么他要看别人的生活？”

“因为……他很孤独。”

叶秋看着他，嘲笑似地摇摇头。他说：“小周，你想错了，他不孤独。他看别人的生活，因为他自大、好胜，想评判世界上的所有人，从来没想过他也在被人评判监视。这不是你自己的故事，不要把自己也代入。”

周泽楷像是当头被泼了一盆冷水。*这不是你自己的故事，不要把自己也代入*。叶秋是这么说的。周泽楷感觉自己的一切妄想、一切掩饰，甚至夜半在床上的冥思，被半勃的阴茎顶起的裤子，叶秋全都看得见，只是他不说罢了。

周泽楷沉默地看着叶秋。

叶秋似乎感到有点好笑，微微歪着头对他说：“看来你还不够了解我的作品。回去看几部吧，咱们下周再谈。”

周泽楷只能说：“……好。”

晚上周泽楷打开百科词条，顺着那些干瘪的影名，一部一部地搜索叶秋写过的电影。好几部都被视频网站下架，所幸网上盗版猖獗，他毫不费力就找到了资源。周泽楷默念了几遍“24小时内一定删除”，点击了保存键。

他躺在床上，继续反复看叶秋的剧本。*男人拿起望远镜，向对面楼的三楼看*。在脑海中叶秋问他，你觉得他用望远镜看见了什么？周泽楷摇摇头不去想，却发现自己逃不开叶秋的声音了。那澄净微哑的声音引导着他继续看下去，就像叶秋亲自在他耳边朗读剧本。*他看见了对面三楼的情侣在*

开着灯做爱。女人扬起脖颈，发出无声的呻吟。他看着他们忘情的丑态，在心里作呕；可是他勃起了。

周泽楷绝望地合上剧本，可脑海里叶秋的声音还在继续。那是一种不带丝毫感情的朗读，像一本正经的学术报告；但周泽楷却从中体会到一种情色，在无欲念、无情感中体会到一种客观的情色。他仿佛又听见叶秋用同一种嗓音说，这不是你自己的故事，不要把自己也代入。

周泽楷猛然从床上坐起。这不是你自己的故事，不要把自己也代入。他明白了，主角第一次偷窥时配乐的意境不应该带有任何情色意味，而是应该以旁观者的视角，漠然地、冷静地切入。一个人沉溺在偷窥中的过程，是循序渐进的，像一点一点地没入沼泽。在最开始他丝毫不自知，而在不自知中，他渐渐走火入魔了。

周泽楷躺回床上，今晚他失眠得很厉害。

叶秋说一周后见面，在这一周里周泽楷把叶秋的电影全都看完了。

他有点职业病，每打开一部电影，都尤其留意配乐。叶秋的电影配乐全都是如今业内有名的作曲家写的，但水平良莠不齐；在周泽楷听来，暂时没有什么特别好的作品。

他是按上映时间倒序看的，和叶秋见面的前一天，他点开了叶秋的处女作。电影很老，也很小众，画质很差。周泽楷戴上耳机，在片头的画面里，听到一阵若有若无的背景音乐。一个年轻的男孩子骑着车，在空无一人的田野中飞驰。配乐旋律悠闲自在，随夏末的风一起吹拂在观众脸上。

周泽楷以为这是一部清新的文艺片，但他发现自己想错了。这是一个孤独的故事，主人公没有朋友，没有亲人；演员和群演无数，却近似于独角戏。周泽楷躺在沙发上看，看着看着他睡着了。在梦里他还记着明天要去找叶秋的事，忐忑地抓紧了被角。

哐当，哐当。火车开过来了。

画外音。男主角说：“我今年十七岁，还有三天就是元旦，还有一百五十二天就是生日。我不喜欢任何人，也不被任何人喜欢。我活得很好，没有什么可不满意的。”

哐当，哐当，哐当哐当哐当。火车开走了。

周泽楷按下暂停，说：“我最喜欢这句，”他想了想，补充道，“很孤独。”

叶秋笑了笑：“是吗？这是挺顾影自怜的一句。”

周泽楷看着他，想说，可这是你写的，你也有过这样孤独到只能顾影自怜的一瞬间吗？但是他没问，只说：“这一部配乐很好听。”

“是吗？”叶秋挺意外地看了他一眼，“头一回听人这么说。”

周泽楷想起昨晚自己本来想看看配乐作曲是谁，却看着半截睡着了。他有点懊丧地低下头，眼角的余光看见叶秋站起身，黑色上衣的衣角在他面前一扫而过。叶秋背着身整理一些手稿，纸张摩擦哗啦作响——他这人非常怪，写作时只有用纸才有灵感，对着电脑就不行。他用纸张摩擦声般微哑的声音说：“这配乐是我一个朋友写的。”

周泽楷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想了半天，说：“很厉害。”

“是吧？我也觉得。”叶秋扭回头，脸上有一丝笑意，“他本来就不出名，也没有乐评人捧他，所以到现在他也没出名。”

周泽楷有点窘迫，他急急地解释道：“我不是……”

“我知道你不是他们捧出来的，”叶秋恶作剧成功般地笑着，“小周写得不错，这次还是我点名用你呢。”

周泽楷不稀罕赞美，但这一次他脸烧得通红，几乎想钻到地底下。叶秋看着他，嗤笑了一声，给他递了杯水。周泽楷把脸埋在水杯里，一双眼睛露在外面，一眨不眨地望着叶秋。

“看我干什么啊？”叶秋坐下改稿，闲闲地问他，“上周那个问题，想清楚了吗？”

周泽楷连忙点头。

“哦？怎么想的？说来听听。”

“主角第一次偷窥，他有一点紧张和新奇；但他还尚未沉浸其中，他是一个旁观者、一个审判者。”周泽楷说，“气氛是诡谲的，但基调很冷静、客观，带有试探的意味。”

叶秋没有回答，微眯着眼睛似笑非笑地看着他。周泽楷有点不好意思：“怎么了？”

“小周，”叶秋的声音有些调侃的笑意，“我还是第一次见你说这么多话。”

周泽楷又羞又恼，岔开话题：“说得对吗？”

叶秋微一点头：“大致对。你先回去写一份样曲，我听了再跟你细讲。”

周泽楷回到自己的琴房，却发现自己什么都写不出来了。他对着钢琴，苦恼得不行，后悔自己怎么不在叶秋那里把灵感录下来。

总在琴前坐着也不是办法，周泽楷打开电脑，决定把叶秋的处女作看完，说不定能找到灵感。他拖拽进度条，从他最喜欢的那句台词开始放。*我今年十七岁，还有三天就是元旦，还有一百五十二天就是生日。我不喜欢任何人，也不被任何人喜欢。我活得很好，没有什么可不满意的。*主角登上火车，离开了这个城市。他在这个城市里的所有记忆都被他扔在一家网吧的垃圾桶里，而那些记忆是关于谁的，影片始终没有讲。这部电影用了一种朦胧的叙事手法，它模糊了起因，只呈现了一个少年的孤独。这种孤独是因为什么，电影没有说，留待观众自己思考。

其实这个人是谁不重要，周泽楷想，失去亲人的观众认为是亲人，失去朋友的观众认为是朋友，失去爱人的观众认为是爱人。其实这种留白才是电影的有趣之处，留白像一面镜子，你看见的就是你自己。

周泽楷又想起叶秋的那句话来。*这不是你自己的故事，不要把自己也代入。*当时这句话像一盆冷水，现在听起来却像小孩子赌气。叶秋是编剧，写出这部剧本的叶秋不是也把自己代入了吗？观众看电影其实也是一种偷窥，只不过偷窥的是编剧表现的人世百态。凭什么观众一定要按编剧的思路理解？

他想着，不禁笑了出来。片尾的演职员字幕划过，他看到了编曲人，是一个很陌生的名字，从来没听说过。周泽楷找了张纸，把这个名字记了下来。

房门紧闭。周泽楷推开一条缝，看清房里的情形时，悚然一惊。

床上有两个人在做爱。

模糊隐忍的呻吟声漏了出来。水声。粘液声。透过门缝，周泽楷看见叶秋的膝盖撑着床，前额的发丝垂下来，随动作一晃一晃。啊，嗯，啊啊——他叫得很放肆，似乎确信不会给人听见。再深一点，他说，再……唔！他克制不住地叫了一声，脸埋进床单里，而陌生人与他十指相扣，交叠抚摸。急促的喘息中，他伸出手推了推陌生人，叫他下去。

我来，他说。

周泽楷狂怒至战栗，但他全身异常滞重，动弹不得，盯着坐在那个人身上的叶秋。他听见他满足的呻吟，看见他满足的表情。他从未在叶秋脸上见过这样的表情，因此他格外嫉妒。小周写得不错。他这样夸奖他，可他从没这样夸奖过那个人。他只说，到现在他也没出名。眼神带着一种独属于老友的亲切促狭，他不会用这种眼神看他。

嗯，唔，叶秋的呻吟把周泽楷从妒火中唤醒。而这时他的视线突然转了过来，与藏身门后的周泽楷对视。他朝他笑了笑，动了动嘴唇。他说——

周泽楷满身冷汗从梦中醒来。

周泽楷坐在录音室的三角钢琴前，翻过一页谱子，审慎地按下了第一个琴键。

那天他看完叶秋的电影后，终于捕捉到一种灵感。不好说是是什么灵感，但氛围和基调是孤独的、冷静的。就像叶秋的所有电影一样，不管是在叙述什么样的故事，情色也好荒谬也好搞笑也好，全都在细微处流露出冷冷的旁观感，不动声色地描绘光怪陆离和声色犬马。

他决定用自己的方式，把这种风格延续下去。

叶秋靠在录音室外的墙壁上，戴着耳机，阖目吸一支烟。头发挡住眼睛，看不出情绪。周泽楷在玻璃墙后演奏样曲，瘦削的手背上青筋凸现。他一向沉默寡言，笔下的音符却有让人窒息的张力。这只是一首未经配器的小样，录音室外的所有人却都觉得快要被周泽楷冷静得像海水一样的音符淹没了。直到周泽楷按下最后一个琴键，鞋轻轻地从踏板上抬起，所有人不约而同地猛吸了一口气。

叶秋对音乐编辑点了一下头。

隔音门被打开，周泽楷走出来，和音乐编辑、编曲人就着谱子商讨细节。等他们的讨论告一段落，周泽楷准备回休息室收拾东西，却看到叶秋仍然站在门口吸烟。周泽楷走到他面前，像等待指令一样看着他。

叶秋长长地呼出一口烟。他说：“再给我弹一遍吧。”

这一遍周泽楷没有按谱子弹。他闭上眼睛不去看叶秋，强迫自己集中于八十八个琴键。

琴键在周泽楷手下变成了叶秋的肋骨。

叶秋不能算是瘦骨嶙峋，但也没有什么肌肉；他的身体一定是骨骼分明的，就像他的手。他的手无意识地顺着桌面划动，把木头桌面变成了皮肤。*男人拿起望远镜，向对面楼的三楼看。*他看见了叶秋包在皮肤下的肋骨，于是望远镜的细楞也有了肉质。他没有欲望，他和叶秋不熟，他不会对男人动心。他和旋律一样冷静，可节奏出卖了他。

节奏是他的心跳。

周泽楷睁开双眼，手已经离开了键盘，余音仍在响，共鸣久久不绝。叶秋就站在他身旁睥睨着他，脸上没有多余的表情，不足以让周泽楷看懂。

“写得不错，小周。”叶秋夸奖道，眼神从琴键游移到他的手上。他望着周泽楷的手，笑了。

“你的手很大，是男人的手。”

周泽楷错愕地沉默着。叶秋又微微笑了一笑：“回家吧，今天辛苦你了。”

叶秋的肋骨掩在皮肤下。

周泽楷在抚摸叶秋的肋骨。

他平躺着，胸膛随着呼吸些微起伏，审视般的冷漠目光追随着周泽楷的手。周泽楷被那视线灼烧了，他抬起头去看叶秋。*你的手很大，是男人的手。*叶秋轻轻地笑着，吐出这几个字；眼神仍然幽深，不足以让周泽楷看懂。

在黑暗中周泽楷用自己的手去找叶秋的手，找到后就紧紧扣住他十指，按在床上不叫他动。叶秋在他的身下呻吟、扭动、喘息，像一尾挣扎的鱼。他的手在他的手中握紧又放开，是一种勾引般的挣扎。*你的手很大，是男人的手。*他想问他，我的手怎么样？我的手让你舒服吗？但他咬住叶秋的肩颈，什么都没有说。

叶秋点上了一支烟。他拿烟的手势很特别，并不吸，只望着空气中某一处沉思，烟雾中眼神也看不清楚。良久他抬起手懒懒地吸了一口，转头把烟呼向周泽楷。他看着周泽楷被呛到的窘态，淡淡地笑了，黑色衬衫半敞着，掩着他的肋骨。周泽楷拨开他的衬衫，用手抚摸他的肋骨。四周的所有景象缓慢坍塌。

叶秋的肋骨变成了琴键。

周泽楷猛砸了一下琴键，把头埋在谱纸上。他想，我完了。

随着电影拍摄进度的更新，周泽楷拿到了更多的样片。时间紧急，他必须尽快为每一个场景配好背景音乐。其实工作室有一些备用的曲库，按套路来写也并不太难，将主题旋律变奏，就可以快速创作很多曲子。但周泽楷一帧一帧地看过了所有样片，试图从虚无中找到最贴切的配乐。之前为了保证配乐情感的纯粹，他没看创作部分以外的剧本。而现在随着剧本情节一点点展开，他越来越觉得这部作品已经吊诡到了妖异的境地。



叶秋用了叙述性诡计。

他一直在让偷窥者以第一人称缓缓讲述自己的所见。读者或观众不知不觉地将自己代入了偷窥者，他们跟随着他的望远镜，在黑夜中窥探对面楼房里的百态，丝毫未曾怀疑那些片段是否只是冰山一角，盲人摸象。叶秋平静地叙述着一个故事，就在读者们都信以为真的时候，他却轻轻地掀起纸的一角，用气声告诉他们：这些只是臆造，是不真实的，不存在的。

周泽楷在蛛丝马迹中战栗。就像蚂蚁爬过莫比乌斯带，他毫不自觉正处于一个被扭曲的世界中。而他猛然抬头时，却发现叶秋拈起纸带绕了一圈再粘合，伸出食指压在唇上。

当粘合的痕迹暴露在蚂蚁眼前时，莫比乌斯带就从逻辑上瓦解了，但这正是叶秋的本意。他诱导读者发现欲盖弥彰的逻辑漏洞，但读者们并不会找到真相，只有一个声音反复质问他们：你所看到的能被相信吗？如果不能相信，那又该相信什么呢？

望远镜骗了偷窥者。每一个人都是偷窥者。他们窥视很多人又被很多人窥视，但最终，谁也不会看懂谁。这就是叶秋给读者构建又撕碎的纸上谎言。周泽楷背脊发凉，这次他信以为真，无法逃脱。他一个人坐在琴房里，绝望铺天盖地淹没了他。

“那你呢？”他喃喃地问空气，“你是不是真的？”

叶秋又在吸烟。

OST 的创作和收录都已完成，但周泽楷还是要为叶秋亲自弹奏一遍主题旋律。他坐在一架白色三角钢琴前，眯着眼睛翻开乐谱。阳光穿过窗帘洒在琴身上，叶秋偏了偏身体挡住那点太阳。

“听说你们对琴挺爱惜的。”他站在逆光里带着笑说。

周泽楷腼腆地抬起头对他笑了笑。阳光下叶秋的皮肤苍白耀眼，烟雾徐徐游走，轨迹清晰可辨。他的视线在叶秋的肩颈梭巡，他想，即使是叶秋，也不会知道他羞涩纯粹的目光究竟在注视哪里。

他低下头开始演奏，眼睑低垂，手指抬按，带出冷峻吊诡的音符。叶秋缓缓吐出一口烟，垂眸望着钢琴下的一小片阴影，不知在想什么。

周泽楷弹完了。他问：“怎么样？”

“听起来很……孤独。”叶秋问，“为什么要写得那么孤独？”

周泽楷有点局促：“这是我自己的理解，我觉得您的剧本基调都很孤独。”

叶秋惊讶得烟都忘了吸。他弹了弹烟灰，惊奇地笑着说：“是吗？可我没觉得。”

你当然不觉得，周泽楷想，你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没有人能理解，也不需要谁来理解。你孤独而不自知，因此更加孤独。

“写得不错。”叶秋走近几步，居高临下地看着他，“定稿吧，别忘了加一点萨克斯，我喜欢萨克斯。”

“好。”周泽楷起身整理乐谱，叶秋拍拍他的肩，就要出门。周泽楷连忙叫住他：“叶老师。”

叶秋回过头：“怎么了？”

“您可以给我手机号吗？”周泽楷的脸都涨红了，“以后再合作。”

叶秋无奈地笑了笑：“我没有手机，想找我的话，联系我公司就行。”

与叶秋的合作就此告一段落。周泽楷向片方提交了最终版本，按叶秋的要求，把主题旋律的配器设置成了萨克斯。

回到家时已经是晚上了，他洗过了澡，躺在床上，再一次点开了叶秋的处女作。

他还记得自己形容叶秋剧本“孤独”后，叶秋脸上惊讶的表情。他说，*是吗？可我没觉得*。语气平淡，仿佛事不关己，又像笃定到毫不质疑。他究竟是被孤独浸泡得无知无觉，还是被看穿了孤独，露出了狐狸尾巴？叶秋浮在纸面又隐于纸背，比他的文字迷宫更难懂的是他本身。周泽楷曾经妄想拨开文字的迷雾去窥探他，而现在周泽楷只祈求自己不被那团雾缠住失掉理智。

夏日的风依旧从屏幕上拂过，轻快的口哨声伴着无忧无虑的背景乐，映衬少年在田野间孤独的身影。那曲调是如此纯净，好像作曲者从未落地为人，而是漂浮在天空中的精灵。周泽楷的创作风格与之截然不同，但他也能明显感觉到作曲者逼人的灵气。和技巧、斧凿无关，只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灵气。在那轻快愉悦的音乐中，他坠入了梦乡。

叶秋的电影上映了；票房惨淡，这是意料之中。周泽楷走进全市唯一一家排了片的电影院，独自把这部电影反复看了一下午加一晚上。

这是第四遍放映。

情色镜头被删减了很多，连开头那场偷窥场景中的也被删了。周泽楷微阖双眼靠在椅背上，叶秋平淡微哑的声音在他脑海中响起。*不同的窗里开着不同颜色的灯。男人拿起望远镜，向对面楼的三楼看。他看见了对面三楼的情侣在开着灯做爱。女人扬起脖颈，发出无声的呻吟。他的语调越冷静越像是挑逗，像他掩在黑衬衫下的锁骨，像他指间夹起的燃着的烟，像他无意识在桌面敲打的手指，像他似笑非笑的眼神。他看着他们忘情的丑态，在心里作呕；可是他勃起了。*周泽楷猛地坐直了身体。

*可是他勃起了。*

周泽楷又在拿着望远镜看对面的楼，对面楼的房间里还是周泽楷。周泽楷看着自己在黑夜里亲吻叶秋，这一次他看不清叶秋的脸，他只能看见自己小心翼翼的动作。他看见自己勃起了，看见自己满溢嫉妒或压抑或爱欲的眼神；而叶秋似乎是看见了又似乎是没有看见，似乎是感觉到了又似乎是没有感觉到，似乎是笑了又似乎是没有笑。自己的一切妄想、一切掩饰，甚至夜半在床上的冥思，被半勃的阴茎顶起的裤子，叶秋全都看得见，只是他不说罢了。

*一个人沉溺在偷窥中的过程，是循序渐进的，像一点一点地没入沼泽。在最开始他丝毫不自知，而在不自知中，他渐渐走火入魔了。*

周泽楷也是一个偷窥者。

他终于自知了。

但是太晚了。他早就走火入魔了。

周泽楷掏出手机，手指不停颤抖着，解锁了七八次才拨出号码。电话那边一个陌生的男人说：“我是嘉世崔立，请问您是——”

周泽楷挂掉了电话。大屏幕上的逻辑在缓慢崩塌，偷窥者渐渐发现自己看到的一切都不是真的。莫比乌斯带的接口暴露在蚂蚁眼前，而蚂蚁除了在扭曲的空间里继续爬行，没有任何逃离的方法。叶秋拈起纸带绕了一圈再粘合，微笑着伸出食指压在唇上，用气声对他说：*这些只是臆造，是不真实的，不存在的。*

周泽楷瘫坐在影院的座椅上，叶秋不依不饶地走到他面前，不依不饶地弯下腰继续问他：*你所看到的能被相信吗？如果不能相信，那又该相信什么呢？*

周泽楷痛苦地低下头。你是不是真的？他真想钻进叶秋的心里好好看一看。你到底是不是真的？你到底是在忽视我，还是在玩弄我？你笔下的偷窥者到底是不是我？你到底看没看穿我的那些妄想？你的眼神到底是漫不经心的挑逗，还是欲盖弥彰的冷漠？

你到底知不知道我对你……

周泽楷掩住了脸，一种痉挛的痛感从他左胸传来。

第二天周泽楷早早起床，赶往之前得知的叶秋工作室的地址。工作室里空空如也，一个清洁工在里面打扫卫生。周泽楷急促地呼吸着，问他：“请问——叶老师在吗？”

“叶老师？”清洁工反应了一会儿，“你说叶秋？他走了，叫公司炒了。”

周泽楷眼前晕眩。他大步走到仅剩的一张桌子前，拿起上面放着的一摞稿纸。只写了三页半字，是叶秋的笔迹。他从来不用电脑，因此字迹娴熟流畅，力道不重，只是轻轻划过纸面。

几个月前，叶秋还站在这里整理手稿。现在他悄无声息地消失了，留给周泽楷一个前东家的电话，几张稿纸和一些夜半的妄想，还有带着警示意味的一句，*这不是你自己的故事，不要把自己也代入。*

晚了，周泽楷想。在清洁工警惕的目光下他小心地把稿纸收进包里，走出了工作室。

周泽楷找不到叶秋。崔立的电话没有什么意义，他在周泽楷的逼问下支支吾吾，就是不肯告诉周泽楷叶秋去了哪儿——又或许他真的不知道。叶秋很少露面，圈内人也没有他的联系方式。周泽楷心灰意冷地回到家里，躺到床上，无意识地点开了自己为叶秋的电影写的配乐。萨克斯声若有若无地搔着他的耳膜。

*别忘了加一点萨克斯，我喜欢萨克斯。*

你这个骗子。周泽楷把脸埋进枕头，一颗心没完没了地往下沉。你走了为什么不告诉我？你喜欢的萨克斯我加了你听到了吗？你明明写得那么好，我以为你会一直写下去……你为什么不再写了？你孤独吗？

*我今年十七岁，还有三天就是元旦，还有一百五十二天就是生日。我不喜欢任何人，也不被任何人喜欢。我活得很好，没有什么可不满意的。*

你骗人吧，你明明孤独得不行。这孤独到极致却假装毫不知的台词，是哪年哪月哪日在哪里的你呢？

一张纸条从枕头下露出一个角，周泽楷把它拽出来，看见上面写着一个名字。这是他第一次看叶秋的女主作时记下的作曲者的名字。配乐在这时播到最后一首，是电影结尾出现的变奏过的主题旋律<Le Fumeur>。杳杳的长笛在极远极远的地方响起，像烟，像眼神，像笑。一个从未出场过的男人在荧幕上走过，黑色的衣角拂动，像一个若有若无的梦。他是偷窥者的心魔，是造梦者，是曼声吟唱的海妖。

*你觉得他看见什么了？*

*别人的生活。*

*他为什么要看别人的生活呢？*

周泽楷的嘴唇轻轻翕动着，*因为……他很孤独*。纸条上的名字是苏沐秋。

叶秋的电影并不卖座，周泽楷的配乐却成为了奖项黑马。他在业界外渐渐小有名气，工作也接踵而至。很多圈外人被他的长相吸引，纷纷试图了解他和他的音乐。周泽楷不是很在意：不懂他的人总有一天会自己离开，而懂他的人不会再来了。

有一天他在家独自看自己刚完成配乐的电影。电影播完了，软件自动开始播放下一部影片。是某位新人导演拍的，名字非常陌生，手法也生涩。周泽楷开了一罐啤酒，漫不经心地看着。

女主角快要三十岁了，是一个小说家。在这个年纪她遇到了写作瓶颈：她想要探索更先锋的写作手法，可是她的编辑提醒她，没有读者会为先锋文学买账。

女主角却对经济上的事情看得很淡，她更在意的是，她的灵感快要枯竭了。长期以来她缺乏知音，她只能在灯下对着自己的影子一遍一遍地朗读自己的作品。她陷入了写作的黑洞，没有人可以给她读者反馈，没有人告诉她，她的尝试是不是徒劳。这条道路上只有她一个人。屏幕上她点起一支烟，慢慢地把烟气呼出口腔。纤细的女士香烟颤抖着，出卖了她的境况。她在写什么？她在写的文字有意义吗？就算那些文字倾注了她的感情，又有谁能读懂呢？

男主角在这时出现了。

一个高大英俊的年轻人，寡言，略带笨拙，但是异常真诚。他赤裸的眼神闯进了她的防线，她几乎立刻想要逃开，可她犹豫了。他对待珍宝一样捧着她的稿子，语气带着年轻人特有的生动和侵略性。*你写得真好*，他说，*孤独又渴求，——和你一样*。

他和她躺在床上，读她写的小说，从背后亲吻她的脖颈。还是年轻人特有的带着情欲和水汽的吻，他像一捧水泼在干涸的土地上。他用他的手，他的属于男人的手，告诉她她不孤独，她的文字也不孤独。她可以继续写下去，一直写下去，就算她已经被所有人放弃了，就算所有人都不懂她，但至少还有他在看。

周泽楷猛地站起来跑进房间，从文件夹里珍重地取出叶秋在工作室里留下的手稿。他回到屏幕前，女主角在男主角的耳边低语。周泽楷看着手里的手稿，随女主角一字一句朗读出声。*你想没想过这种可能？我们都是小说里的人物，我们的喜怒哀乐、一举一动，都是被人写下来的。*

男主角问：*现在作者要写什么？*

手稿到此处戛然而止。周泽楷呜咽了一声，他胡乱披上外衣跑出家门，留下屏幕上女主角抚摸着男主角的脸，微笑着，一种最深沉最温柔的笑。

*现在作者要让我们接吻。*□